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4)管窥蠡测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四章：管窥蠡测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Aray\_Dash

校对：MadCatMKII、EmeraldGalaxy

润色：MadCatMKII、TommyCrash

“我不清楚它为什么对你感兴趣，但要小心，它从未帮过任何小马。”

笨蛋！

我正躲在监察室。一束电光倏地划过，击碎了我身后墙上的一个旧钟。《废土生存指南》写满了各种有用的秘诀，比如教你捡垃圾，还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地雷，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呢！但也有些窍门不太有用——读完“让陆马战前科技为你效力”这一章后，我一看见蹄铁军工（Ironshod Firearms）的废墟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溜进去，瞧瞧有些什么科技来为我效力。

结果，我在这迷宫般的建筑里晕头转向，只遇到一堆杀戮机器和自动炮塔。我四处奔逃，最后退守到位于工厂区上方的办公区的一个角落里，弹药也几乎用尽了。要不是在职工厕所里找到一个医疗箱，我早就惨死在向二楼突进的途中了。

我怎么会这么蠢？

监察室下方，有三个机器马正在附近转悠，寻找我的踪迹。它们都装有履带，长得却和小马有几分相似。它们的头是透明的半球形罩子，里面塞着真正的大脑！我尽量不去想技师在制造它们的时候可能使用了其他小马的脑子。这个念头让我汗毛倒竖，就算用其他动物的脑子也十分可怕。很显然，两百年的持续运转没能影响那些大脑的思维能力。

“快出来呀，我们只想干掉你这个入侵者！”

我说什么来着。

这俨然就是一只小雌驹的嗓音，就算听上去明显是机械合成的。而这样的嗓音使那些机器马更加怪异无比。幸好窄道两侧栏杆的间隔很窄，将生化脑机器马隔在了下面。

一个更为阴沉的声音回荡在房间内：“以科技部（Ministry of Technology）之名，投降吧！斑马渣滓！”

我赶紧缩到一排金属档案柜后面，眼前霎时只剩狂舞的火焰！我悲哀地发现自己的位置优势对另一种机器马无效：它就像巨型的金属蜘蛛一样有许多只脚，前肢的末端装有各式武器，包括圆锯和火焰喷射器。而且，它他妈的居然还会飞！

我从鞍包里摸出两颗蹄雷，等待着烈焰平息。炽热的档案柜炙烤着我的腰背，滚烫的空气灼伤了我的双肺。在机器马停止喷火的一瞬间，我马上从柜角探出头，将蹄雷扔向那个金属怪物，并在半空拔出拉环。它一看见我就举起了一把发绿光的武器，形状好似独角兽的角。一团可怕的火球下一刻就从我身边掠过，我感到脸颊一阵灼痛。绿色的火球击中了我身后桌子上的一个旧风扇，它一下子泛起绿光，然后融化掉了！眼看蹄雷就要爆炸，我赶紧又缩回柜子后面。

——画师：wandrevieira1994

爆炸的冲击传遍了整个办公室，悬空的窄道发出低沉的震颤声。我回头一看，那个机器马已变成了一堆废铁。通往外部的过道几乎没有损伤，但已经摇摇欲坠，我担心它能否承受住我的重量。

我一边尽力搜刮着被打倒的蜘蛛机器，一边思考做出选择。我不可能永远呆在这。如果我跑得够快，就能一口气冲出去，同时不被下面的生化脑机器马射中，毕竟它们好像没啥准头。但刚刚的爆炸摧毁了支撑架，前方的窄道开始摇摇欲坠。我观察得越久，就越不想把自己蹄子放在上面。

我从没试过用念力把自己飘起来，这在理论上虽然可行，但我从没见有小马这么做过。我试着集中魔力，感觉到独角发出的微光渐渐扩展，包住了我的整个身体。我咬紧牙关，继续施展悬浮术，身上的光晕变得更加明亮。四蹄才刚离开地面，我自己就已经像一个大灯笼似的光彩耀目。我已经接近自己的极限，全身大汗淋漓，但仍在苦苦坚持。再……向前一点……再一点……再……

当生化脑机器马朝着我的方向射出电光时，我还飘在半空呢。一道闪电击中悬空窄道，电弧绕着它劈啪作响，我真庆幸自己没踩在上面。但我已经精疲力竭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窄道的前方是一扇巨窗，被双重过滤（厚重的云层以及污迹斑斑的窗玻璃本身）的惨淡日光洒在工厂布满灰尘的地板上，补足了来自天花板的黯淡灯光。悬空窄道呈丁字形岔开，顺着墙体朝两边延伸。其中一条是我来时走的路线，另一条通向不久前还紧锁着的大门，后来被我解开。那扇门不能由钥匙打开，它只受监察室内的一台终端机控制。

另一道闪电险些击中我，它直直穿透监察室破碎的窗户，将那台终端机毁成一堆冒着火花的废铁。幸好我在五分钟前就已经通过它发出了大门的解锁指令。

悬空窄道还有很长的距离，下方那些讨厌的机器马不停射出电光来干扰我。我尽力保持漂浮，喘着粗气，但黑暗正从我的视野边缘渐进渐染，一点一点吞没我的意识。我必须停下，否则就会当场晕倒，而这就意味着末日降临。

我停止施法，掉到窄道上。它晃了晃，但仍然撑住了。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没意识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，接着便撒开腿开始狂奔。

“别跑啊！我们只想和你交朋友！”

更多的闪电呼啸而至。我紧张起来，以为电流会瞬间从蹄子涌向我的身体，使我麻痹，将我撕碎。但我只听到“砰！哐！嗡——”的巨响从上方传来。我边跑边抬起头，看见其中一道闪电击中了吊灯，原先忽明忽暗的微弱灯光突然耀眼地闪了一下。灯架撞上天花板，又荡下来，径直摔在我身后的悬空窄道上。整条过道猛地一沉，我身后的一截悬空窄道发出生锈金属特有的刺耳尖啸，随即便折断了。

塞拉斯蒂娅在上！

我得承认，受到那些掠夺者的影响，我风趣多彩的言辞中似乎多了一点污言秽语。但我现在正以能撑爆心脏的速度在过道上疾驰，而身后的悬空窄道正吱呀呀地一截截掉下去，简直就像一副致命的多米诺骨牌！这种境况下，我觉得稍微流露点自己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。

眼看我就要冲到门边，蹄下的悬空窄道居然“咔——”地一声断裂了。我拼命跳了起来，靠着自己的势头猛地扑上前，用前蹄扒住断口。我悬在那，后蹄在几层楼的高度摇晃着。下方是一条破旧的步枪生产线，已经被刚刚落下的窄道砸毁了。我使着劲儿，想把自己一点点拉上去，心脏紧张得怦怦直跳。我试着用念力扯住鞍包，觉得它能将我提起来。我还得将自己想象出来的的恐怖场景逐出脑海——我重重摔在下方的传送带上，脊椎咔嚓一下断成两截。无论如何，至少那些操蛋的生化脑机器马现在都四散奔逃寻找掩护，不再朝我射击。

这心惊肉跳的过程仿佛持续了两个世纪，然而我还是一寸一寸地爬上了最后一截悬空窄道。它在我蹄下颤动，像跳水板一样伸出前方墙体。松动的螺钉卡在变形的螺孔里，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平衡。我稳住身体，小心翼翼地朝门口走去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直击窄道，电流瞬间涌过我的四蹄，剧痛传遍全身。我一下子瘫在钢板上，浑身抽搐，毛发的尖端根根直竖。窄道发出一声不详的悲鸣，又向下弯了一点，仿佛想将我抛进满是屠戮机器马的地狱深渊。

我挣扎着想用四蹄撑住身体，这时另一束电光径直射上来，距窄道不过一尺。它轰在天花板上，焦黑的石膏碎片纷纷落下。我蹒跚地走上前，将前蹄搭在沉重的铁门上。看着它缓缓挪开时，我全身的伤痛仿佛一下子就消失无踪，蹄下的窄道又继续向前延伸。我攀扶着门框，以免自己从高悬的窄道上滑下去。第三道电光破空而过，击中了车间的条形照明灯，它猝然爆出火花，危险地荡来荡去。

我哼了一声，艰难奔进房间。一进门，我就疲惫不堪地颓坐在地上，回头看见那些生化脑机器马正在下方来回转悠，想方设法要弄死我。我抬起前蹄猛地一跺，最后那截窄道也跟着颤悠起来。它松动着，随即坠落，刮擦着墙壁发出刺耳的颤音。机器马的玻璃罩被砸得粉碎，内部的大脑瞬间爆裂，白浆四处飞溅，直至整个机器马裂成两半。坦白地说，我从它们被碾碎的声响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进入的这个房间只有一扇门，那我就有大麻烦了。

我关上门，紧绷的身子松弛下来。这个房间曾被涂成亮橙色，时间的流逝未能使明暖的色调完全褪去。尽管贴在墙上的木板早已腐朽，但温馨舒适的氛围仍让我寻回了家的感觉。这无疑就是工厂监督的房间。巨型徽标高挂在办公桌后的墙上，锈迹斑斑：

**蹄铁军工**

你喜欢那些苹果吗？

我没搞懂是什么意思。

我忽略了它，扫视整个房间：这里有一张精美的大办公桌，旁边摆着一把椅子；成排的档案柜旁立着一个大衣柜；还有一张带着背光的海报。我曾在工厂中见过那张海报很多次，但这一张保存得较完好：一队天马优雅地划过长空，拖着绚丽的彩虹尾迹，而被他们击落的那些小马面容阴险，身披恶魔般的条纹，瞳孔闪烁着邪恶的火光。标语写着：“毛色须纯，击溃斑纹！立刻加入小马国民军吧！”

我只瞟了它们一眼，然后将视线集中在更重要的东西上。这间办公室有一台可破解的终端机，一个藏在办公桌下的弹药箱，一只嵌在墙中的保险箱和一部私用电梯——如果它还能正常运转，我就能安全抵达一楼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紧接着，一个独特精巧的玻璃橱柜闯入了我的视野：它靠在对面的墙边，里面放着一把保存完好、美轮美奂的左轮枪。那把左轮枪和我的这把形状差不多，但在制造时，它一定被倾注了浓浓的爱意。它附带有一个瞄准镜和一副乳白色的嚼子，这样衔在嘴里肯定非常舒服，而且还能轻松地扣动扳机。左轮的握柄上画着一个标志，由三颗红苹果构成。

我决定先对保险箱下蹄。它很难对付，我好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但我最后还是以一根发卡为代价掌握了窍门。保险箱咔嗒一声敞开了，看着里面纷多繁杂的物品，我不禁觉得潜入蹄铁军工真是不虚此行。我开始翻检这堆物品，里面有一麻袋战前硬币、一份《今日小马国民军（Equestrian Army Today）》、一大捆毫无意义的财政类报纸和一节闪闪魔法电池（Spark o’ Magic battery），还有一盒类似泡泡糖的东西，包装上的字已辨识不清。最后，我翻出了一个神秘科学装置，它看起来能和哔哔小马互连。我好奇地接上它，哔哔小马开始进行分析。

隐形小马（StealthBuck），可启动隐形魔法，一次性使用。

妙极了！

下一个要处理的是那台终端机。我拽出多功能马铠，找出自己的破解工具开始入侵。这台终端机的安全级别明显高于之前的任何一台，即使我有工具在蹄，也不得不多次退出，避免电脑被强制锁死。我专心地盯着屏幕，顺便掏出一颗苹果咬了一口，结果我的牙被狠狠硌了一下。我把苹果飘到眼前，发现里面嵌着一颗子弹。我的目光移到鞍包上，上面确实有个小洞，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它是被小马镇图书馆的掠夺者打穿的。

我终于侵入了这台终端机，里面乱糟糟地储存着年代久远的记录和消息。另外，它还可以远程解锁保险箱和玻璃橱柜；还能发出指令，让所有的安保系统停止工作。我翻了翻白眼，感谢苍天给了我这个救命机会，只可惜有个小小的不足——我都已经费尽功夫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还要它做什么？而且，如果我先搞定了这台终端机，就可以节约一根发卡了。

我控制电脑打开玻璃橱柜，屏幕上突然跃出一段消息：

“布雷本（Braebum）表哥，咱知道咱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战勤事务让咱实在脱不开身，以后咱很难有机会再见你一面了。咱希望能修复咱们之间的关系，但又不想让气话毁了它，咱们都清楚上次闹得有多僵。所以咱将小麦金塔（Little Macintosh）作为礼物送给你，算是一个道歉吧，让你知道咱是真心的。替咱好好保管它，好吗？”

这个口音像极了我从薇薇·莱米的哔哔小马中听到的那个嗓音，但很明显不是同一只小马。记录里真挚的语气让我陷入了沉思。两百年前，有只小马送出了这把左轮枪来表达自己的歉意，希望它能成为维系家族和睦的一根纽带。而她的表哥也如她所请求的那样，即使死后也将它世世代代地保管了下来。

我不打算将它留在这里，无马触碰，直到这座建筑轰然倒塌。不过当我取走它时，我的心中满怀敬重。

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值得带走的东西。弹药箱里装满了小麦金塔的子弹；我在衣橱里找到几套维修服，正好可以用来补多功能马铠上的破洞。至于其他服装，我就不要了。

最终，我走向电梯，按下了按钮。什么都没发生。

唉，它当然没法工作，废土不会给我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我取出工具，撬开电梯侧板，想搞清楚哪里出了毛病，希望能修好。

谢天谢地，我能做到。相比工厂里的其他设施，这部电梯的状态十分良好。只不过是控制面板的电源已经耗尽，好在保险箱里就有备用电源。一换好电池，我就乘了上去。电梯门合上的时候，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海：“麦金塔？那不就是……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倾颓的建筑散布在蹄铁军工周围，而我正穿行在这些废墟中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。我还没发现任何文明的迹象……当然是指开化的文明。我已经动了放弃寻找薇薇·莱米的念头。现在我只满足于在废土上胡乱探索，尽管事实证明这相当危险。

在二号避难厩生活时，我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未来（就和我的过去一样枯燥无味）。我想方设法来到广袤的废土上，却陷入了完全相反的困境。我从没想过，拥有一份指定的职位尽管无聊透顶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恩赐。

一阵节奏欢快的音乐响起，我的耳朵立马竖了起来。我看见一个机械精灵在前方的十字路口盘旋着。我跑过去，围着它转了一圈。“守望者？”

机械精灵视若无睹地从我身边飘过。

我又冲到它面前。“嘿！”音乐继续放着。我对着机械精灵并不存在的脸挥着蹄子，它却仍然在我身边飘动，然后继续向前飞。

噢，可真帮了大忙。

于是我随便选个方向就离开了，脑海里浮现出守望者的建议：防具，有了。武器，有一大堆。指导？我回头望向蹄铁军工的废墟，有点不确定，算有吧。至于朋友？

“这种一只小马都没有的地方怎么交朋友！”我恼火地叫道，声音在崩坏的水泥墙之间回荡。如果找朋友也算个任务，那实在太蹩脚了。我还是干点别的事比较好，当然除了“闪避”和“卧倒”。在二号避难厩生活的时候，我为自己的平凡无奇而痛苦，渴望与众不同；而现在，我只想要活下去。

我沮丧的目光偶然落到废墟中的一辆赤骑牌（Red Rider）滑板车上。我伸蹄将它扶正，推着它前后滑了几下。令我惊讶的是，虽然三只轮子都被铁锈卡死了，但剩下的那一只竟然还能正常转动。

我抬起头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游乐场的边缘。秋千和滑梯早已被昔世的魔焰烧成黑炭，好似巨型野兽的遗骸，伏在诡谲的空气中。旋转木马扭曲地斜向一边，一具幼驹的骸骨仍蜷曲在一只木马上。

不可名状的哀伤和羞愧一下子吞没了我。目睹这样的悲惨情形，我居然还为自己感到惋惜！？另一具小小的骸骨抵着一棵烧得焦黑的树，三个溜冰鞋掩在它蹄边的尘土里。第四个的位置？估计无马知晓。

我步履沉重地穿过这寂静的临时墓园。

游乐场的远端有几面完好无损的墙，我发现一台自动售货机藏在墙后。尽管多年来这机器已蒙上厚厚的尘垢，“闪闪~可乐”四个大字仍然依稀可辨，发着光的胡萝卜图标遍布机身。这台售货机看起来还能用，真是个大惊喜。我摸出几枚战前硬币，塞进机器里，并不真的期望它在两百年后还能吐出汽水来。当它尽忠尽责地滚出一瓶可乐时，我简直大吃一惊，顿时发觉自己渴得要命！

虽然有些温热，闪闪可乐依然十分可口，胡萝卜的甘甜余韵让我回味无穷。我的哔哔小马滴滴作响，警告着我每喝一口都会摄入微量的辐射，但不足以对我造成明显的损害。这些辐射还没有我在香甜苹果园转悠的时候沾染的多呢。就算辐射量达到致病的程度，我也有几剂辐特宁（RadAway）——我从蹄铁军工的医疗箱里得到了很多药品，而这一种是我当时危命逃亡之际唯一用不着的一种。

我看到一座建筑的侧墙边摆着一把长椅，决定坐上去歇歇蹄，顺便读读之前捡的那本《今日小马国民军》。我刚转过拐角，视线就落到了贴在外墙上的一张老旧开裂的海报上，上面印着一只粉得近乎扎眼的中年小马。她的鬃毛掺杂着灰色的条纹（灰色鬃毛能让大部分小马看上去年迈体衰，让少数的小马看上去卓越不凡。而她呢，只会让她看上去像根拐杖果糖。）她的眼睛睁得老大，炯炯有神。管它什么海报不海报，我发誓她的目光能直接看穿我的心思。这张海报被从正中撕了一个口子，所以我不知道她脸上的表情，但我在她面前感觉自己就像就是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。海报的上下两端有褪色但依旧醒目的标语，宣告着：“**萍琪派（Pinkie Pie）永远看着你！**”标语下面有一行极其模糊的小字，我必须身体前倾，伸直脖子才能勉强辨认。

“……士气部（Ministry of Morale）愉快地提醒你，”我退回来，歪着脑袋盯着海报，“士气部是什么？”

“另一个原本出于善意的点子，可惜结果不太好。”守望者的声音蓦地在我肩后响起，吓得我一蹦三尺高，独角狠狠地撞到了棚顶。我大口喘着气，竭力平息心跳，看见机械精灵就飘浮在我身旁，那东西不放音乐时简直悄无声息！“你想把我吓出心脏病吗？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机械精灵说，我怒气冲冲地瞪了那飞球一眼。

我转身走开，把长椅忘得一干二净，定神享用剩下的闪闪可乐。而那个机械精灵就跟在我后面。

“我注意到你搞到了一套护甲……”守望者机械合成的声音似乎有些迟疑，但我没问原因，它也没兴趣直说或解释一下。我正穿着血迹斑斑的护甲漂泊于茫茫废土，也许正是这副样子让守望者踌躇不语。

假如我现在走到任何一个避难厩居民面前，吼一声：“我是邪恶的梦魇小马，嗷——！”那么就算我身材再怎么矮小，他们只看我一眼也肯定撒蹄飞跑。

我又抿了一口可乐，迫切地想找个地方冲个澡。但问题是，无辐射的净水非常珍贵，用来洗澡也太可惜了。况且我的一只水壶早已空了，另一只也几乎见底。

“也许你这么无所事事，是因为你还没发现自己的美德，”守望者凭空冒出这么一句。

我停了下来，“什么，你怎么知道……算了，”然后我又问，“你什么意思，我的美德？”

“嗯，”那个飞球开始讲道，“小马国曾有几个伟大的英雄，她们拥有非凡的实力，缔结了牢不可破、永世不渝的友谊。每个英雄都代表了一种最重要的美德，并以此闻名。比如善良、诚实、欢笑……”

“欢笑也算美德？”我怀疑地问。

“听我讲完，”机械精灵未受影响地继续说着，“还有慷慨、忠诚和魔法。实际上，在其中一只小马意识到自己的朋友代表这些美德之前，她们并不了解自己和彼此。而那之后，她们一起将其作为自己的准则。不过，我并不是说她们拥有的那些美德就是世上全部的美德，只是她们的美德……”机械精灵顿了一下，好像在寻找合适的字眼，“……尤为重要而已。我只想说，也许，如果你认清自己心中占主位的美德，你也许就能了解自己。那个时候，就不再需要让任何小马告诉你哪里才是你的归——”随着一阵静电噪音，守望者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音乐再次从中涌泻出来。

“棒极了，”我望着那个机械精灵渐飞渐远。

在我看来，这完全是一堆无用的说教。我喝完汽水，将瓶子扔到一堆可乐瓶中。那些空瓶子就像杂草一样到处都是

一个有关守望者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。《废土生存指南》一定是在超聚魔法降下后写成的。考虑到内容有对翻捡垃圾的建议，成书时估计那场大灾变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所以这本书原先并不一定属于小马镇图书馆。我根据它免于涂鸦、染血或焚毁的状况进一步猜想，它是后来才被放到那里的。我现在想弄明白：守望者当时知道那些可怜的小马被掠夺者囚禁在那里吗？如果知道，这是否就是守望者让我去图书馆的真正原因呢？难道我被守望者骗到那个地狱里，只因为守望者希望我能救他们出来？我不确定。既然守望者救了我，我应当相信他的说法。但我总觉得守望者耍了我，而我可不喜欢被马玩弄。

我的耳朵机警地竖起来，因为音乐突然又停了，被一个嗓音代替，但并不是守望者的嗓音，是另一只小马的。这个极具煽动性的嗓音缺乏金属质感，听得出来属于一只油腔滑调的雄马。

“朋友们，小马们，欢腾起来吧！你们周遭的世界荒凉萧索，满目疮痍，毒素遍地，全得怪从前那些轻率可耻的劣等小马发动的战争，但是我们不必再生活在他们贪婪邪恶的阴影之下了！团结起来，我们就能恢复小马国昔日的美好！团结起来，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王国！我亲爱的小马，这些都已经正在实现了，一个崭新美妙的纪元正打下根基。没错，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艰苦，但是，我们难道不该为了自己和后代而做得更好吗？难道不该竭尽全力？作为你们的朋友、作为你们的领袖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：我们能够成功！我们必须成功！而且我们将会成功！”

说的是一些什么玩意？多么狂热的幻想啊！

音乐再次响起——这次并不像先前一样接着播放被守望者打断的歌曲继续播放，而是直接放了一首新歌，就好像这才是这个机械精灵正常的工作模式。

等等，小马现在有领袖了？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严肃的消息。就我目前所见，我们连个国家都没有。管他的，能有个镇子我都满足了！甚至几个勉强算聚在一起的棚屋也行啊。只要有小马住在里面和平共处，尽可能保持废土意义上的和平就好。

如果我们真有个领袖，那至少也得先有个镇子，对吧？

我开始加快步伐，一处建筑废墟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建筑第二层并未完全损毁，也留有足够多的完好台阶让我登上去。我掏出望远镜，环视四周，发现远方果真升起了烟雾。它们数量不少，距离也很近，暗示着那里有个聚居点！我向塞拉斯蒂娅祈祷，希望那是炊烟，而不是掠夺者放的火。

我不必担心会迷路了，因为有条小径就通向那个聚居点，我还看见有什么东西在路上移动。我凝神操控着望远镜，独角也随之亮起来。一小群马映入我的视野，其中两只小马正拉着一辆满载的四轮货车。还有一只年轻小马坐在马车后方，似乎在和另外两只牵着双头怪物的小马说着话。那些怪物也同样拉着沉重的货物。那群小马渐渐远离我假想中的小镇，朝我的方向行进。但他们不像在逃跑，也没有小马受伤。这些都是好兆头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

我仰望天空。炙热的厚重云层上方，炎炎烈日正大放光芒，在云顶留下耀眼的光斑。感谢塞拉斯蒂娅！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确切地说，这条小径算不上一条路，不如说是小马国废土上一道扭曲的铁轨。年久失修的厚木板垫在两道平行的金属轨道上，支撑着它们。走了半小时后，这条轨道架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上，跨过一道阴沟。在领略工厂悬空窄道的乐趣后，我宁愿勇敢地面对这条深沟，也不想将蹄子放在这种我一踩上去就立马坍塌的桥上。

结果我受了伤，但这仍然是个正确的决定。一群庞大臃肿，门牙极其恶心的怪猪在沟里搭了窝。其中一只扑到我的左后腿上，直接咬穿我的护甲，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

小麦金塔既不安静也不低调，我的小甜心只用一发就轰烂了那猪猡的头！而且它射速极快，在辅助瞄准魔法的时限之内就帮我宰了剩下的三只怪猪。

某只小马的营地就扎在桥下，看起来废弃已久，但仍有补给品散落在周围。包括几个霰弹枪弹匣、一个藏在一堆锡罐里的罐装食物（上面的标签鼓吹着“魔法水果”，但里面其实只有豆子），以及一个上锁的医疗箱。我轻易地打开锁，找到一瓶治疗药水，一口气喝光了它。我宽慰地长舒一口气，疼痛逐渐消失，讨厌的咬伤慢慢愈合。医疗箱里有一些魔法绷带，它们不如药水强力，但处理新鲜的伤口效果还不错；还有一盒……薄荷糖？（“曼他特（Mint-als）！清醒头脑，清新口气！”我惊讶地看到盒子正面印着一只微笑的斑马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没被描绘得像故事书里的坏蛋一样的斑马。）

我觉得现在到那个聚居点的路程已经过半，也许已经有三分之二了。我试着不去幻想会在那找到什么（也许是个住满了文明而又快乐的小马的大都市。），我可不想让自己兴致高昂地过去结果垂头丧气地离开。我提醒自己：“即使只是几间棚屋也好！”然后加快小跑的步伐。

就在我听到枪响的一瞬间，一颗子弹铿锵一声击中了系在我背后的狙击步枪的枪管，另一发径直射穿了我的右后腿。剧痛袭来，我尖声喊叫，身体侧倾，瘫倒在布满碎石的地面上。我紧紧地压住后腿，伤口血如泉涌。我知道子弹没伤到骨头，因为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可怕的弹孔！我仰起头又尖叫起来。

我拼命将自己拖到一大堆石头旁，躲避自己见都还没见到的射手。我在难忍的剧痛中竭力集中精神，将魔法绷带从包里拽出来。我试着包扎流血的后腿，但绷带只适用于割伤或撕伤，而不是大敞的豁口。它转瞬间就被鲜血浸透，在我裹好之前就从豁口处滑脱了。我甩开它，又缠上另一条，这回捆得更紧。虽然这一条也被染得鲜红，但至少把伤口裹住了。

恐惧和痛楚使我不住地哆嗦，从瞬间扩散的寒意判断，我就快休克了。我抬头寻找袭击者的踪影，看了一圈居然一只小马都没有！但是这儿没有几处地方可供藏匿，这些布满碎石的土丘几乎是裸露的。一个想法突然贯穿我的脑袋，我顿时感觉坠入冰窟——那只小马一定有隐身小马！她可能就在我身边，正用枪指着我的脑袋，而我却浑然不觉！

但接着我又望向天空，一只锈褐色的天马赫然在目。他有橙色的鬃毛，头戴黑牛仔帽，双翼下各绑着一杆类似步枪的武器。那只天马正好结束一轮盘旋，他的枪口正精准地指着我！

我慌了神，本能地飘起一块大石头挡在面前。天马的两杆步枪同时开火了！枪声在空中回荡。第一发被石头挡住，崩起碎石，子弹反弹射入我的水壶，里面的最后一点水就汩汩地漏在我的蹄间。第二发击中我身上的护甲，嵌入我的左肩内。我踉跄地晃了一下，再次栽倒在地。痛苦顿时达到极点，却又缓缓消失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这一次，我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也不过如此呀。

我的眼皮愈发沉重，我索性闭起眼睛，停止思考。但当我重新睁开双眼时，发现两只拉着货车的小马正翻过小丘走来。后面应该还有小马，牵着……几头双头牛。我还记得有只年轻小马就坐在马车后。

我觉得根本不会有小马注意天空。

我竭力撑起身体，一点点挪到开阔地。就算我要死，也不能瘫在地上，眼看那些小马惨遭屠杀！钻心的疼痛冲击着我的大脑，但我不会停下蹒跚的脚步，直到自出现站在那支队伍正前方的小径上。我转过身，不顾脑中的轰鸣，集中精神将小麦金塔飘起来，对准那只锈褐色的天马。但他已经凌厉地划出一道弧线完成一个空翻，现在正径直朝我冲来。

我就挺立在他与那些旅行者之间。痛觉折磨着我的神经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就算有辅助瞄准魔法，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射中他，而我绝无可能从他的下一次射击中生还。他是个神枪手。严格来讲，他到现在还从未失蹄过。

 我使尽全身的气力，吼出最具威胁的咆哮。希望他会误以为一只从四次枪击中生还的小马需要慎重对待。“你想怎么射我都行，但你要是胆敢对那些小马动蹄，我！一定！宰！了！你！”

我惊讶地看到那只天马瞪大眼睛，并没有开火。而是收起翅膀，降在了我面前。“什么鬼！”

我快举不动小麦金塔了。中枪的腿完全失去知觉，我不知不觉间已经蹲倒在地。

“咱可没攻击商队！是你！”

什么！？黑暗从边沿侵袭我的视野，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。这对话没有任何意义，但至少得让他说点什么，而不是当场击毙我。我虚弱地呢喃道：“……没攻击，你开枪打了我。”

“当然得开枪！咱看见一个掠夺者偷偷摸向商队，就一定要打得她动弹不得！”锈褐色的天马怒视着我。接着露出奇怪的自豪神色，补了一句：“这是咱的原则。”

我的前腿渐趋无力，就快撑不住了，但他的话在我的脑海中划出一道火花。小麦金塔本来都快掉到地上，现在它却摇晃着飘起来，直指袭击者的眉心。“我才不是掠夺者！”

天马伸出蹄子指着我，激辩道：“你这样子就是一个掠夺者！”

马车上的小雄马仿佛凭空出现一样飞奔过来。我试着提高声调警告他，却什么都没喊出来。双眼终于完全被黑暗占领了，我一头栽倒在地，仿佛将陷入无尽的沉眠。

传入我耳边的最后一丝声音，是那只小雄马的嘶鸣：“灾厄（Calamity），你都干了什么？！”

蹄注：升级

新技能：聪明绝顶 —— 你每次升级时多获得两个技能点。